



血 樹

冰谷詩集
(1977-1990)



马化^m家
电子图书馆
林谷

2607.12





血 樹

冰谷詩集
(1977 - 1990)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目 錄

序 (一) / 周槃 / 1

(二) 血樹的意象及其悲愴意識 / 吳岸 / 3
——序冰谷詩集《血樹》

一九七七年

血樹 / 8

時間的判決 / 11

樹三題 / 13

果樹與孩子 / 15

夏——寫自己 / 16

怪獸 / 17

一九七八年

母親和我數着橡樹 / 19

短詩兩題：(一) 暮色 / 22

(二) 大旱 / 23

思果集 / 24

朝花集 / 26

母親與暮 / 28

翻過那一頁 / 29

紙鳶 / 30

一九七九年

又是清明 / 31

另一種回歸 / 33

秋 / 35

一九八〇年

吉隆坡 / 36

過新年 / 38

落葉的林間 / 40

年關 / 42

歲月 / 44

橡樹密植的港灣 / 45

一九八三年

生命盡處：(一) 時間與我 / 48

(二) 垃圾堆 / 49

一九八四年

木棉樹 / 50

一九八五年

癌 / 53

一九八六年

蚌殼的聯想 / 55

輾路機 /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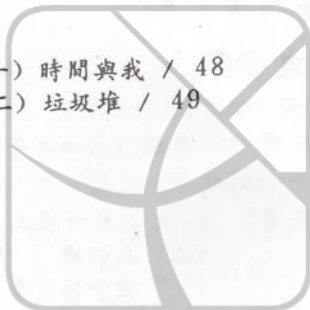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七——題大女兒生日卡 / 61

福隆港・火鶴花 / 62

雙溪毛糯新村 / 64

一九八七年

橡膠樹 / 67



迎兔年 / 68

夜過江沙偶感 / 70

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 / 72

檳威大橋 / 75

風箏 / 77

梳邦·新村 / 79

觀鹿 / 83

一九八八年

希望在前頭 / 85

一九九〇年

橡樹——給自己 / 87

蟲的詮釋——梁鉞《蟲的傳奇》讀後 / 89

一片小小的橡葉 / 93

象嶼三首：（一）沉默的象山 / 95

（二）割稻機 / 96

（三）孩子的天堂 / 97

水的變奏 / 99

重訪浮羅交怡——第一首：艷婦 / 100

第二首：瑪蘇莉墓 / 101

第三首：森林公園 / 102

一九七六年補遺

還是不能相見——致林瓊 / 103

後記 / 104

序

周槃

收到冰谷兄的來信，知道他的新詩集《血樹》將于最近出版。他要我寫一篇序，我想：我是絕對沒有條件做這件事的；因為我對他的詩，並沒有足夠的認識。但是作為他的一個老朋友，我還是應該湊湊熱鬧，說幾句話。

沒錯，是老朋友。算一算，我認識冰谷兄，已經有好幾十年時間了。那時，我們時常通信，但是始終沒有見面的機會。

前年，冰谷兄的第二本詩集《西貢，呵西貢》出版，還寄了一本給我。從後記中，我知道他“對文藝的熱愛與執着始終如一，也從不後悔長期與繆斯交往”，這一點，是非常難得的。如果說我和冰谷兄有共同點，那麼，這個共同點便是：我自己也是一個一拿起筆來寫詩，便再也無法把筆放下來的

人。

不久前在新加坡舉行的一次演講會上，有一位名詩人說：詩和陽光、空氣、水一樣重要。我個人不敢把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得這麼高，我只是深深地覺得：生活中要是缺少了詩，顯然是一大憾事。我想：雖然不可能做到每個人都是詩人，都寫詩，但

是我們可以讀詩，欣賞詩。詩所能給與我們的快感和力量，也許不是其他的文類或者其他的藝術形式所能取代的。

冰谷兄的詩，我讀過的并不多，尤其是他晚近的作品，我接觸的更少；不過他的詩作中的一部份，我實在非常喜歡，尤其是那些篇幅比較短的詩。我發覺冰谷的詩，基本上都是十分平易近人的。他不耍弄花巧，但是寫得好的一些，却清新雋永，耐人咀嚼。如果說寫詩有所謂“走路綫”的話，我相信他走的路綫是正確的。

隨着第三本詩集的出版，冰谷兄算是把他過去所寫的全部詩作，在經過整理之後，都收集成書了。作為詩作者或其他文類的作者，都希望有機會做到這一點；所以，冰谷兄應該是完成了一個心願了。而且，為了不久的將來，能繼續出版第四本詩集，他當然會本着一貫的熱誠，努力寫詩，寫不斷進步的好詩。那麼酷愛讀詩的我們，又可以大飽眼福了。

血樹的意象及其悲愴意識

——序冰谷詩集《血樹》

吳岸

遠在沙巴原始森林里工作的冰谷兄，來信邀我為他的詩集《血樹》作序，我頗感躊躇。冰谷兄與我年紀所差無幾，六十年代初已出道，出版過多部詩歌與散文集，他的成就早有定論。我們多次見面，都是在國內與國際的文學聚會上，他對詩的虔誠與謙虛態度給我最深刻的印象。現在，他的真誠邀請，也就使我難以拒絕。

本書收集作者寫于1977年至1990年十三年間的作品，取名《血樹》，別有原因。

作者出身農村，後來又在大園丘工作，他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是以植物與果樹為題材的，其中又以橡膠樹為最多。

開卷第一首的寫在1977年的《血樹》，寫的就是橡膠樹。詩人贊頌它以白色的血液滋養人類社會，贊頌它的無私的貢獻與堅強的生命力，但又為它的最後不能逃過被推土機吞滅的命運而嘆息。在這首詩中，血樹不僅是橡樹的象徵，也代表掙扎在膠園生活線上的割膠工人，這首詩在語言上並不怎麼成

功，但藝術上却創造了一個受創與帶血者的生動形象。

1978年他寫了《母親和我數着橡樹》，作者在詩中透露了膠農家庭出身的詩人童年母子兩代與橡樹命運相同相依為命的密切關係：“切切切 切切切 / 母親在橡樹身上切下傷痕 / 生活在母親身上切下傷痕 / 橡樹 每天流下 杯杯乳汁 / 母親和我知道它的痛苦 / 橡樹也知道 / 我們的痛苦”。

明顯的，這種的傷痕和痛苦正是血樹這個的意象的伸延。

詩人這種出自于自身生活乃至生命感受的揮不去的內心創痛，在1980年寫的《落葉的林間》中，又藉落葉後的膠林的荒涼景象加以表達：“久旱 河已乾 / 百草枯槁 / 而膠工汗濕盈袖 / 橡樹的乳汁 / 依然不斷流 / 雖然它們只剩下千條 / 空虛的手臂”。

80年他還有一首詩《橡樹密植的港灣》，刊載于《新加坡文藝》，詩分兩部分，相對獨立。首部分直喻自己是橡樹：“每年 / 我頂一季漫漫的乾旱 / 聽不到一聲雷 / 吸不到一丁雨滴”。次部分寫詩人“誤把破舊的小舟 / 撐入了這橡樹密植的港灣”，轉眼二

十年，如今想要離開，却發覺“/篙已折/舟已擱淺”
命運注定他終身與橡樹為伍。

八七年，作者寫了《橡膠樹》，說它使世界受惠，却“把滿身刀痕的痛苦留給自己”。

同年，又寫了《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訴說以前在膠林里常埋怨膠葉命賤，飄零後被人踐踏，但走出膠林後在社會上，詩人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是落葉。“原來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微微一陣/就決定了/我痛苦的終身”。

八七年的這兩首詩，作者已經把自己的生命與橡樹融合在一起，（從樹身整體以至樹葉）賦予了血樹這一意象以更豐富與深刻的悲愴意識。

是的，作者在自身的坎坷的經歷的感受中，已經成了血樹的化身。九〇年他寫的《橡樹》，副題干脆注明“給自己”；“強忍着眼淚與痛苦/在自己臂腿上/開刀/在鮮血與傷痕中/度日/……/從沒有一種樹/如橡樹/負傷累累 歷盡滄桑”。

膠林生活的傷痕，對一個詩人的創作，影響竟如此之深。作者從對膠樹這一客體形象的吟咏，逐步深化為對個人生命的悲歌，使血樹這一形體逐漸

由一般的藝術形象發展為具有人類的悲愴意識的意象。這一變化的過程，不僅顯現了詩人生命的際遇，也展示了作者作為一個詩人的藝術實踐與詩藝成長由自發階段過渡到自覺階段的過程之軌迹。在大馬文壇中，我想很難找到第二位象冰谷這樣與橡膠樹有如此血脈相連的詩人了。

但詩人也并不只在吟咏個人生命的悲哀與無奈而已，他是將它提升為對人類的同情與關懷。也是在九〇年，作者在報上閱悉大馬園坵職工會經十多年的努力後，仍在繼續與種植人公會進行談判，以爭取膠工月薪，便寫了《一片小小的橡葉》，詩中寫道：“小小橡葉淡淡的青/就象小三美那張枯槁的臉色/歲月印在三美母親額上的輪紋/一如橡葉縱橫浮凸的脈絡”。

這首詩表達了作者對我國印籍膠工的不平遭遇的無限同情。

寫到這裡，你也許會認為詩人一定是個很悲觀的人。其實不然。我上面只就他的以橡樹為題材的詩，談談詩中所表現的生命的悲愴意識。他在這本詩集中還有不少對時間與生命問題思考與詮釋的佳

作，中雖也有無奈，但也不乏積極與進取，樂觀與奮發的，這裡我就不多談。我只以他的另一首也是以植物為題材的《木棉樹》為例，說明他的悲愴意識并非悲觀，恰恰是對不幸命運的不屈的抗衡。我就以此詩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一朵，一朵
雪白的
雲
開在
枝梢上

木棉樹
光禿禿地
讓
枝梢上的
雲，受烈日的熬曬而
燦爛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深夜 古晉 葛園

一九七七年

血樹

迫走了莽莽的遠古
驅散掉洪荒以來菌集的癘瘴
啊！橡樹

你的立姿

頂天立地

植滿了整個炎炎的熱帶

你頂天立地的立姿

山不可喻

巨人不可比

你乳白色的血

像母牛的奶 沒有浪費

一滴 一滴……

滴進了土地嬰孩底口中

讓凡有生命的

成長為棟樑

你乳白色的血

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

哺暖了千千萬萬個饑寒

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
滴成了一部奮鬥史
現代了整個世界

啊！橡樹
你無形的力
為液體所造
却撐起沉沉巨厦
你一滴一滴的血——乳白色的
凝聚成鋼
像千萬條堅毅不拔的石柱
支撐起整個國

你的犧牲 無以比擬
而每一天的斧型
迭次加深了你的貧血症
一年一度的赤裸
和乾旱 成為催命符
促你蒼老

一九七七年

血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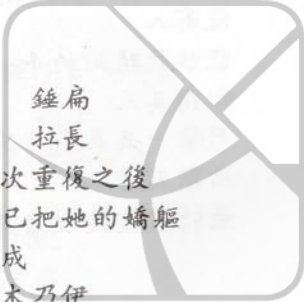
風中 雨中
你仍屹立如磐石
根鬚緊抓着熱帶的泥層
而 Caterpillar 那暴君
驚天動地 奔來
鯨吞整個你
蒼老而華髮的你

[註：Caterpillar 為一種裝甲機，可推樹和挖土，乃爬山越嶺的巨無壩。]

77.1.19 於南洋商報《新年代》

時間的判決

美國密芝安大學的科學家於去年十月十三日宣稱：他們已鑑定了原本在一八九八年發現的木乃伊，是黛伊皇后的屍體。艷絕一時的美后，成為「化石」之後的形象亦令人有一種「恐怖感」，時間對人類的確一視同仁。



拉長 錘扁
錘扁 拉長
無數次重複之後
時間已把她的嬌軀
敲擊成
一具木乃伊

一張嬌嫩的臉
一朵含露的玫瑰
法老王曾經香過
金字塔的臣民仰慕過
她睡華麗而柔軟的床
她乘金色的馬車游城
但她仍有悲哀

落葉
在她臉頰
飄……………

沒有人
能握住時間的手
所謂美人
只像一朵易謝的花
所謂英雄
最終只是後人研究的化石

(3.1.77.美農)

——七七年二月十二日《讀者文藝》

樹三題

棕櫚

封建時代的六婆
竟日搖擺蒲葵
在風里喋喋

向樹蔭下的男女
招手 招手
爲他們傳達心迹

椰樹

綠巾披肩
傲骨嶙嶙的紳士
飲盡熱帶的風景

當那老印度空着衣袋
從椰花酒廊蹣跚走出
椰樹 你是否後悔此生？

夏 —— 寫自己

張眼閉眼之際
快四十歲了
髮已開始色變

如屬季節
該是盛夏 難挨的炎炎
再往前是秋
落葉蕭索的時候了

日子那小河流
從我臉上默然流過
腳下的道路
依舊是風雨和荊棘

（刊於《新加坡月刊》）

怪 獸

傳說
在很久以前
年是巨獸
乖戾而殘暴

但 那時候
只要燃放砰砰的鞭炮
和貼上紅紅的春聯
便可渡過災難
把年送走

今天 年依舊準時
蠻闖我們的門扉
鞭炮和春聯
已不濟事

他除了兇狠
更兼貪婪
我們須賄賂它以紅紅鈔票
和無數甜餅乾

樹對蒼煙弄味懸母

一把鋒利的彎刀
我的手上
一縷抹杯子的膠絲

冷風數着我的頭髮
我數着肅立的橡樹
一棵棵 一行行
母親和我數着肅立的橡樹

(3)

童年的夢
母親臉上
一朵凝聚的雲

切切切 切切切
母親在橡樹身上切下傷痕
生活在母親身上切下傷痕

橡樹
每天流下一杯杯乳白

母親和我知道它的痛苦
橡樹也知道
我們的痛苦

童年的夢
橡樹
母親
我……

(文學半年刊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

短詩兩題

(一) 暮色

當他完成了
最後一鋤土
他隨感到 疲憊
已由他的雙手
進入了骨髓

這時 整幕黃昏已
落在蒼老的山徑了
晚風里
夕陽的腳步
如此蹣跚

回去 推開柴門
他把一擔生活
卸下 忽然驚覺
原來整間茅屋
竟裝滿了黑暗

(二) 大旱

旱 今年爲什麼
如此暴虐
宛若后羿未射日以前的
那種狂熱

稻田 地震似的爆裂
萬穗垂下了頭
哎哎 農夫聲聲嘆息
聲聲嘆息以後又怎樣？

草 摺起了綠氈
花枝再也結不出蓓蕾
果樹紛紛拋下了初蕊

(記今年北馬大旱。七八年六月初稿)
《新加坡文藝》第十一期

思果集

(一)

禱詞只是
一種謊言 若心虔誠
當不計前路
天堂抑或地獄

(二)

時間
一道斑剝且難讀的牆
充滿了荒涼

你不會了解她
時間 緣何總是匆匆

當你了解了她
那時
你已走入了時間的墳墓里

(三)

海
是宇宙萬物的根源
浪
是大地心臟的鼓手

(四)

把軍刀和兵靴
拋在黑暗的牆角吧
讓槍口冷卻

讓凡樹都開花
讓果樹都結可口的果

(21.8.78)

——刊於南洋商報《讀者文藝》

朝花集

賄賂

人類用金錢賄賂醫生
以求生命獲得延續

魔鬼則說：

「醫生，我願賄賂你
不惜任何代價。」

於是，許多地方
墓碑植立成林

生死之門

若生與死之間

真隔着一道門

這門必忘了設鎖

日日夜夜

竟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

蛾與燭火

那只投向燭火的飛蛾
看似勇敢，事實乃一種
無謂的犧牲

若採集體行動
招集群蛾，一齊飛撲
豈有不滅的燭火？

(16.9.78, 美農)

一九七八年十月廿三日《讀者文藝》

母親與暮

夕陽已斜了
夜，不久即以貓步
曳臨。母親
你仍不放下那鋤頭

已耕耘了幾十年了
在這片小小園地
你植下的樹已成蔭
你淌下的汗可成流

夕陽已斜了
丟下那已鈍了的鋤頭吧
母親。你掌心
早植滿密密的硬繭了

「不，孩子，當一天
我雙手還能揮動鋤頭
我要使更多土地成林
夕陽沉了，我有晚霞
晚霞散了還有月亮和星星」

(1.9.78。吉打)

——刊於新加坡南洋商報《寫作人》

翻過那一頁

那一頁
總要翻過的

正如歌總會唱完
一齣戲該有終場

那時
哭泣無用，膜拜
徒增傷感

爲怕翻過那一頁
有人拼命找仙草
有人動用了顏膏

但任誰也躲不開
時間的踢踏

低賤的，平凡的
要翻過那一頁
尊貴的，偉大的
也要翻過……

(18.9.78 吉打美農)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讀者文藝》

紙鳶

想到中年
一種恐懼

由內心伸延至全身
一種悲哀

由臉臚織進了腦海

那迎面而來的日子
像支支銳箭

支支射中我的要穴
令我未及四十

而髮已漸染霜
而視覺已模糊

淌過血，飲過汗

在風砂滾滾的路上

餐過塵埃，竟發覺

不是蒼鷹，自己原是一只

流放過久的紙鳶

滿身掛着

風雨腐蝕過的

瘡口

（稿於七八年，卅八歲滿）

——刊於《寫作人》

一九七九年

又是清明

又是清明了 父親
一年一度
我又冒犯 漫天風雨
一山泥濘

落泊江湖
故鄉與我
一年比一年陌生
不陌生的 是清明
還有你的墳墓 父親

一年一度
總得拔除
萋萋茅草
讓你的臉 膾
獲得陽光愛撫
讓你的靈魂
獲得月色流蘇

問意量又

落泊江湖
故鄉與我
一天比一天遙遠
但我會記得清明
父親 正如你也記得

(七九年清明日)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讀者文藝》

另一種回歸

——給熊猫蘭蘭

對你
人類竟如此
多情

扶桑的官場顯要
老嫗稚子
對你的死亡
淚眼紛紛

甜甜的甘蔗
嫩嫩的翠竹
還有醫生的維他命
彷彿是一把
手術刀 分割
你的腸胃

你的視覺只能
在鐵欄內轉來轉去
每天 面對千萬只
熱情而好奇的

眼睛 你虛弱的身體
疲困無比

堂皇的宮殿
翡翠的浴池
你全然迴避
只盼望着一個回歸 回到
四川的深山峻嶺間
以清風明月爲幕
與白雪翠竹爲伍

只可惜
你的回歸是
另一種回歸 向着
冥冥的塵土

(七九，十一月)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通報《文風》

秋

第一根白髮
冒出時
秋也冒出了
都已絕塵
充滿花香的春日
和熱情四溢的
夏的海灘
秋的貓步
悄悄
在眼角
仰望是滿林楓葉
蕭蕭
在嘗盡憂患的心竅

再往前是冬天
唉 冬天
我靜靜棲憩於
芳草萋萋的
鵝蛋花樹下

(25.12.79. 吉中)
刊于《新加坡月刊》

一九八〇年

吉隆坡

把整噸塵埃
撒向
打扮妖艷的商店
和恹恹的螞蟻群



引擎聲
喇叭聲
日夜呼嘯着
打樁聲
機器聲
向每個人的耳中擠

在大街上
不見半個窮人
而茨廠街的陋巷裡
流浪而孤獨的老人
向行人兜售
鏽了的鐵錘、鋸子
和破舊的書本

鋼骨水泥的森林
一座比一座高
前有阻擋 後是路障
在吉隆坡的街上
咫尺成天涯

(八〇年三月四日星檳日報《文藝公園》)

過新年

兒童嘻嘻哈哈地
穿着紅紅綠綠
早早就在大門口候你了
新年 農曆新年

他們還埋怨着：
爲什麼要等三百六十五天
你才肯珊珊而來
他們的心都等焦了
仰望中 脖子也望長了

親戚朋友到來
聲聲恭喜
紅包紛紛地
塞進他們手裡

所以 新年
兒童嘻嘻哈哈地
擺上甜糕和柑桔
等你來嘗
燃烟花與爆竹
爲了迎你

他們說：
三百六十五天太久
最好分成兩個年
這麼好玩又這樣快樂的

他們從來不留意
爸媽的臉色
因為新年時
爸媽的臉色也裝得很笑容

(巳未年歲暮于吉中)
一九八〇年三月九日星檳日報《萬象》)

落葉的林間

棲於樹梢頭的
千蝶
在季節易容裡
盛裝而出
佔領了一整座山野
轉眼間
深邃的林間
已聽不到
鳥唱與蟲響
橡樹只剩下千條
空虛的手臂
橡林已無其他聲息嗎？
呵，不
膠工依然頂一季夏
他們的手術刀
切切切，切切切
不停往樹幹雕

久旱 河已乾
百草枯槁
而膠工汗濕盈袖

橡樹的乳汁
依然不斷流
雖然它們只剩下千條
空虛的手臂

(80年2月8日新加坡南洋商報《寫作人》)



年 關

幾下抵撞之後
緊掩的門
終於又被巨獸
闖開

人們震慄於
巨獸的淫威
紛紛棄擲
舊的 獻上新的
說是出于一種無奈

這還不够
吾人還得擺上
一些臘味
一些餅乾
焚燒香燭與金銀
求巨獸賜予平安

吾人
不知要陪多少笑臉
說多少虛偽甜語
年
才肯懶慵慵地
在爆竹零落中
熄怒而去

(于庚申年扣關前作)

——刊於80年2月20日《讀者文藝》

歲 月

阿婆羅總是
天天趕着列車
從我的門口匆匆而過
沒有停留

所以
我曾學昔日夸父
追日
想把那輪疲憊的太陽
頂住
使它永遠不會沉落

但我方起步
夕日
已落下了山頭

當攬鏡
我始發覺
原來髮的密林中
已冒出了縷縷
歲月

(6.8.80 刊於星檳日報《文藝公園》)

橡樹密植的港灣

(1)

我總得踢起
泥路的塵埃，當三月
橡樹在北風的嚎叫里蕭瑟

如橡樹，每年
我頂一季漫漫的乾旱
聽不到一聲雷
吸不到一丁雨滴

火傘旋大到極點
熱度超音速上升
我還在繼續
張掛生活的大網
橡樹生命的血液
已被揸刺
最後的殘滴

(2)

那年
我飽受了饑寒
一時驚慌失措
誤把破舊的小舟
撐入了這橡樹密植的港灣
沒想到便這樣
撐走了
我二十年的歲月

如今
冒着三月的流火
我擬把小舟撐出這片
橡樹密植的港灣
始發覺
篙已折
舟已擱淺
而命運注定我終身
與命苦的橡樹為伍

一八三三

主命盡

遍嘗滄桑的
橡樹，有人
從它們身上挖出寶藏
我却始終
採集樹上的貧窮

(八〇年二月二日，大馬吉中)

一九八三年

生命盡處

(一) 時間與我

時間

踢踏踢踏，在鐘擺上
我的心也踢踏踢踏
因為我約了時間賽跑

我急急忙忙，健步如飛
希望趕在時間前頭
不想途中殺出一物
是石碑，擋住我的去路

時間

向我擺一擺手
依舊踢踏踢踏，不慌不忙
跨過了我前頭

樹歸木

(二) 垃圾堆

一個用過的塑膠袋
一支斷了的斧柄，或
一把銹了的刀
它最終的歸宿
乃蒼蠅嗡嗡的垃圾堆

我們就是塑膠袋
斧柄或銹刀
到了夕暮，當鐘聲一響
也被拋擲到山上的垃圾堆
名曰
公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大馬

——刊於八四年《亞洲華文作家雜誌》

一九八四年

木棉樹

一朵，一朵
雪白的
雲
開在

枝梢上

木棉樹
光禿禿地
讓
枝梢上的
雲，受烈日的熬曬而
燦爛

一個赤足小孩
打樹下走過，正好
有一陣風
朵朵雲，紛紛
駕降落傘
飄下……
他俯身撿起

一九八五年
裝滿一布袋

晚上

他做了一個美麗的

夢，夢見

一棵樹

可以割出鮮奶

喝了快長又健康

亦夢見一棵

長滿鈔票的樹

他採了一袋

送給爸爸和媽媽

免得他們天天下田

日曬又雨打

一個佝僂的老人

打樹下走過

他也將雪白的雲

裝滿一布袋

木棉樹

晚上
他做了一個淒涼的
夢，夢見
過去的歲月
貧困總盤繞著他
正像巨藤
苦苦蟠纏著
一棵蒼老而孤獨的
木棉樹

附記：木棉樹長在鄉間，其棉絮質比草棉差，多籽，鄉野人家多撿來充枕頭。

——八四年七月於大馬吉州

——刊於《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三期

一九八五年

癌

馬六甲腹內
一堆乳房般凸起的
冒牌醫生們說：
乃不治的
癌

恨就恨，昔日
太監三保與他的部屬
率船泊岸之後
掘井開源，建廟立宗
留下那麼多
不屬本土的
所謂歷史文化

怪就怪，昔日
太監三保恨做月老
令漢麗寶公主含淚投入
蘇丹拜里迷蘇拉的龍懷
牽引一段
轟轟烈烈的

萬里姻緣
凡此種種

流轉了幾百年的迹痕
不想今日竟滋長為
馬六甲腹內一顆
惡性的細胞

三保山 這凸起的
乃不治的癌
必須要割除，割除是唯一
解救痛楚的方法

(沒有醫生敢保證

割除後

癌能不能斷根)

後記：去年間，馬六甲州政府建議把深具歷史意義的三保山剷平，發展為一個商業區，引起華人社會的嘩然，鄭和七下西洋均札營於三保山。山下迄今猶留下三保井、三保廟等遺迹，為馬六甲吸引游客之勝地。

(八五年二月十九日·大馬吉打)

——刊於《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四期

一九八六年

蚌殼的聯想

終於
我相信了吳承恩和西遊記
當來到東方千島之國
馬尼拉灣的邊岸
見到蚌精遺下的
巨殼 一個個
排列成陣
引誘旅客的青睞
茫茫的湛藍裡
浪濤滾滾 日夜不息
巨蚌呀巨蚌
妳植根在
龍宮的那一隅？
蟹將和蝦兵的大鋼刀
竟不能
捍衛
妳的清白

戀卿的琥珀

妳斑駁崢嶸的外殼
爲汹涌的波濤

沖擊所鑄

妳晶瑩雪潔的肌膚
乃千年白玉所琢

但是

妳璀璨耀眼的珍珠呢？

妳柔弱碧清的肉體呢？

想起昔日

千尋之下

妳兩扇銀雕的玉門

一開一合之間

多少鱗族王孫爲妳

產生憐情

爲妳凌波逡逡的游姿

傾倒

妳兩扇銀雕的玉門像

堅固無比的盾甲

猴路轍

鯨吞不下妳
鯊嚇不倒妳
妳乃宮中的公主
龍王掌上稀有的
明珠

什麼時候妳被迫離
水晶的世界
留落塵埃滾滾的街頭
一個不適應妳的
零亂又紛爭的凡間

俗氣的商人
又打開抹糖的咀吧：
「這個巨蚌是新捕的
擺在玻璃缸裡最別緻」

哎 一定又是花果山的猴王
昨夜硬闖龍宮

濫殺無辜
排成列陣的蚌殼
乃斑斑血漬的鐵證

後記：

早悉菲律賓的貝類聞名於世，種類繁多，85年12月初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會議結束後由菲國的文友率領購物時，發現許多手工藝品的商店都擺賣巨大的貝殼，有的像寫字桌那麼大，一人之力難以抱起，初次目睹，驚為奇迹，本詩乃有感而作。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輾路機

像蝸牛
我的步履
我軋軋的呼叫是
對不平的一種控訴

前進或後退
我所經歷的總是
凹凸崎嶇的險路
前望和後望
盡是荊棘滿途

無視於尖角碎石
更何況泥濘
壓土輾石的
是我
越窩填窪的
也是我

帶一身疲憊
半世紀的風塵撲撲
當我的步履走過
路就蕩蕩無痕

對句聯

陽光滿地
花木成行
於是車過 人也過

而命運註定
這時候
我必須離開瀝青坦途
以我頓形的身軀
去開拓和征服
另一段路
另一段凹凸和風險

像前綫的哨兵
我走在時代的前頭
而我的旅站
恒是荊棘和崎嶇

(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十一月十七

題大女兒生日卡

凡經過血汗的
必值得自己珍惜
凡經過困難爭取的
必成美麗的回憶
仍有許多峻嶺待征服
許多風暴要面對
今天一切的努力
爲將來的豐收而準備

《文藝春秋》

福隆港・火鶴花

上山 右邊是峭壁斷岩
左邊是千尋深壑
無數次左轉與右轉之後
我們終於上了福隆港峰頂

花花草草
知名的和不知名的
把遠遠近近點綴得五顏六色
男男女女漫步時
緊緊依偎
許是不勝高處霧冷風寒

那舒適堂皇的旅店
不屬於我們
綠草絨絨的高爾夫球場
不屬於我們
掛上“不準進入”字牌的高級別墅
更不屬於我們

在丘陵起伏的山間
火鶴花靜靜地盛開
像不受凡間干擾的仙鶴
我們身著工裝的幾個

手中又是刀斧又是剪

我們以武松打虎之勁

刀與斧起落之間

千花萬樹 等待新的安排

我彷彿看見萬鶴驚飛

花朵嚶嚶悲泣

我於心何忍？ 驚醒

火鶴花仙鶴般的寧靜

而開山機 不久將驚天動地

那時

一切都化作灰燼

後記：一位印籍朋友在Fraser's Hill山谷一角種植火鶴花（Anthurium）已逾廿年，最近地主要利用該地栽培鮮菇，火鶴花因此有被毀屍滅迹之虞。我與朋友將花樹買下，不是憐香惜玉，而是，火鶴花在花藝界具有很高的經濟潛能。

(24.11.86.PJ)

——刊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雙溪毛糯新村

從沒想過
雙溪毛糯新村
竟成我流浪中
一個旅站

早早 搖我醒來的
不是鬧鐘 不是
屋頂上喔喔的鷄鳴
“餓餓餓……餓餓餓”
豬棚裡的大小
以驚天的呼嘈
向主人索早餐

青青的番石榴脆爽
垂垂的紅毛丹香甜
但是 媽媽說
番石榴紅毛丹要拿去城裡賣

菜園裡菜花馨香
而玉蜀黍垂着成熟的鬍子

但是 爸爸說
一斤青菜 一顆玉蜀黍
換不回一斤糖米

一盆紅 一盆白
花園裡 九重葛
開得不耐煩
胡姬棚下
蘭姐蘭妹盈盈隨風
等待
一次美麗的迎娶

路 窄如阡陌
近千家住宅密集
間大間小
八間鋅板 兩間磚瓦
果園在這裡
種花在這裡
養豬養雞也在這裡

雙溪毛糯新村

哎 雙溪毛糯
我不知我有多少日子留駐
或許我像新村溝裡的
污流 無法預測
自己的去向

後記：該是一種榮幸，在失業浪潮中我有機緣在 Sungei Buloh 新村歇腳。這個素以養雞、養豬，以及農耕著稱的新村，年來從事盆栽盆景和胡椒種植的農民也日益多起來，從一個流浪者的眼中，我覺得雙溪毛糯也與其他新村一樣，很多方面的設施仍有待政府大力改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雙溪毛糯）
——十二月十二日《文藝春秋》

一九八七年

橡膠樹

把膠汁留給工人
把富裕留給國家
把用途留給全世界

橡膠樹把
滿身刀痕的痛苦
留給自己

——一九八七年一月九日《文藝春秋》

迎兔年

經過了
三百六十五天
年 總會
在門外守候

禁了砰砰嘭嘭的爆竹
還有烟花
禁了繽紛的烟花
還有獅舞
禁了鑼鼓咚咚的獅舞
還有……

不管還有什麼
或者什麼也沒有
年 還是
在門外守候

就像今年
合作社解凍也好
不解凍也好
年還是一樣要來 要過
小孩子鬧着要的衣服鞋襪

不容取消
應景適時的餅糕
不能略省
最感到頭痛的是
龍族精神革命
革不掉的太包袱
紅包

年 每年都這麼準時
不因經濟不景而延遲
趕走老虎 跳出玉兔
不管你歡迎不歡迎

(八七年冬殘・大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五日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夜過江沙偶感

車一跨吡叻河
我知道
江沙到了
記憶汹涌的城
我的故鄉
和童年

路燈下
我看得清楚
那棵
年近百歲的橡樹
是第一顆在祖國
播下的經濟種籽
如今還滿頭綠髮
堅韌不拔
鋼鐵一般站立着

我遂想起
一生勞碌的父親
他與這棵橡樹同齡
而十五年前
他在這兒寂寞地躺下

母親與我竟不在他身畔
母親躺在
大年城郊的山丘上
也寂寞也勞碌
而我却是孤單的行腳僧
似落葉一枚
隨風飄蕩

此刻 夜過故鄉
我不禁又心萌疚意
不知如何讓他們
在異域裡重逢
如何讓他們另一段時光
過得比人間安逸

後記：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是馬來西亞最早試種橡膠樹的地方，迄今已近百年歷史了，那幾棵橡樹依然風華亭蓋，綠意蒼龍。

（刊於27.2.87馬尼拉“聯合日報”）

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

過去在橡林里
我常常埋怨
飄零的落葉
緣何如此命賤
在遼闊的天地間
竟飄落在紅土路上
任行人與牛群
踐踏成碎片
車過時
就輾成泥漿
爲什麼落葉在飄飛時
在半空中將落未落時
在搖搖晃晃自由自在時
不謹慎地思考
作一次美麗的降落
選一片青青草坪也好
有孩子們撿起
折成旋轉的風車
選冷冽清澈的小溪流也好
化爲小船漂向心中的理想

自走出那座橡林
我遂變爲一枚落葉
任風來風刮
 雨來雨打
四處浮蕩飄零
尋覓可以駐足留歇的驛站
一片青青草地也好
山野間一條小小溪流也好
可是 直到消耗了
 我所有的精力
兩鬢凝霜 顏容枯槁
最後我依然失敗
在目標未定之前
我早被暴風雨摧殘
打落在滿是泥濘的路上
被笨重機車的鋼牙咬傷
人過人踩
 牛過牛踐踏
我的整個形象
早已破破爛爛

從此 我遂知道
緣何落葉不能
選擇自己的方向
東風來 往西
西風來 往東
原來落葉飄飛
也是一種流浪
微微的一陣
就決定了
我痛苦的終身

(八七年四月六日・泰國《世界日報》副刊)

檳威大橋

擎蒼天白雲
枕滔滔浪潮
一條綿綿的蛟龍
緊緊握着兩岸
一邊是蒼蒼大地
一邊是藍藍海嶼

你背負的
不僅僅是千噸重量
和日夜不停穿梭的車痕
你將大地同海嶼
交融成一體
像不同膚色的三大民族
所夢寐以求的
感情連系

你縱橫交錯的鋼枝
就像三大民族
千萬條健壯的臂膀
把彼此的距離拉近

無視於冲天的大浪
你的意志永遠堅定
不畏別有居心者的破壞
三大民族的心始終如一

(15.1.87・大年)

——八七年四月十八日《南洋文藝》

風 箏

無論到那里
幾千年來 我的生活
不能自己安排
我的命運總是
任人主宰 只因我的腹
有一條幾千年也掙不脫的
臍帶

當我隨風飄起
高飛 掠過極樂寺的塔尖
六十四樓的康大
也在我的影子下

這時 地面上無數的昂視
將景仰與羨慕 投注於
我紋彩的體間
他們愈歡樂
我的悲哀愈是深沉

飛起了怎麼樣？
不飛又怎麼樣？

身爲風箏
沒有任由高低的權力
不能選擇自己的方向

身爲風箏
幾千年來
被幾千種桎梏困擾
只因我的腹 緊緊扣着
一條臍帶

我的臍帶
與生俱來
另一端 操在
別人手中

——八七年十二月六日《南洋周刊》

梳邦・新村

飛機 不論日夜
起起落落 落落又起起
那是國際機場
我們的梳邦

高高的
隔着一道籬芭
有車輛行人來來往往
那是另一個
梳邦 名字是梳邦新村

籬芭
不知道圍着機場
還是圍着新村
一邊是機場跑道
坦坦蕩蕩
道旁茵草絨絨
另一邊 住宅密密集集
道跑彎彎曲曲

一邊旅客進進出出

打領帶 穿大衣

男的雄姿英發

女的珠光寶氣

都是一時風雲人物

另一邊

沒有迷人的風景

前前後後 全是農民

身著T恤 腳掛拖鞋

他們將胡姬吊在庭前

桔仔和盆栽

擺在住宅兩邊

飛機降落 旅客下機

目的總是向北

過聯邦大道 花木扶疏

欣賞高樓大廈的巍峨

現代都市的繁榮

飛機降落
沒有旅客

往跑道外張望

高高的籬芭外

另一個梳邦的居民

住的還是鋅板屋

走的還是木板橋

機場愈建愈闊

跑道越改越寬

飛機愈造愈大

航綫也越闢越多

飛機起起落落也愈繁

已經幾十年了

殖民地時代

政府把農民迫到窮鄉

會不會有一天

梳邦機場要闊建

新村再一次
諭令搬遷？

後記：在隆時，與慧適兄進出梳邦新村，不知凡幾。這條僅數公里的又彎又窄的公路，有兩道橋，而兩道都是破舊的木板橋，僅隔一層籬芭，在梳邦國際機場外。

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洋文藝》

觀 鹿

在鹿園
泡了整個下午
對谷底的鹿群
凝望 沉思
想找一些
飛躍的野性

這谷底 蒼翠的林間
只有鳥唱與蟲鳴
我在絨絨草坡上
呆望了整個冷冷的下午
鹿們竟一動不動
懶洋洋地躺着
不呼叫也不奔跳
連嚼樹葉充饑
也不肯換
一個姿態

這林間沒有猛虎 豺狼
鹿們早已適應了

這裡的綠樹繁花
假山和溪流
它們早忘了
原來的居處
過去原野的奔馳

由於安樂 它們早忘了
原來的自己

(15.8.87)

後記：鹿園位于吉隆坡湖濱公園谷底，與頓拉薩紀念館，
胡姬公園比鄰，為新闢之旅遊區。

——八八年一月廿七日《南洋文藝》

一九八八年

希望在前頭

海嘯狂呼里
舢舨舟飄搖顛簸
天地蒼茫間
我們啓航
迎着滔滔萬里浪

駭浪驚濤奈何不了
暗礁斷岩阻擋不了
當蕩起手中的槳
向前
我們唯一的意念

在風險重重的境遇
心要堅定 腦須清醒
欲絕境逢生
唯有同舟共濟
遠處 引航的燈光在閃爍

人生 原是一場戰鬥
航行 握緊手中的槳

顛沛奔馳

希望總在前頭
黎明將出現
在寧靜的港灣



一九九〇年

橡 樹

——給自己

斷頸
折臂 從
小小年紀開始
就遭環境折磨
不能自自然然地接受
陽光和雨露

成長之後
別無選擇
默默
走上祖宗的荆途
任雪亮刀刃
挖剗體內精髓
就像 江湖上
銅鑼聲中的
那個賣藥漢
強忍着眼淚與痛苦
在自己臂腿上
開刀

在鮮血與傷痕中

度日

從沒有一種人
像江湖漢
那樣身世淒涼 悲哀
也從沒有一種樹
如橡樹
負傷累累 歷盡滄桑

——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五日《南洋文藝》

蟲的詮釋

——梁鉞《蟲的傳奇》讀後

真是無可奈何
邈邈乎天地
而我們的生長空間
竟只有悶於

一顆
小小的果實裡

臭名昭彰的孑子
經常見報 它們的母親
是吮血傳病的毒蚊
而我們只是默默無聞的族類
想分嘗果實那一縷芳香
竟遭毒霧濃罩
或誘以陷阱香餌
或絕以厚紙粗布
或喂以喪失性能藥物
種種制裁
欲使我們消宗滅族

我們的母親
原名東方果實蠅
在人類各種嚴謹的防衛中
深入腹地

突破障礙
在陰霾涼爽的黃昏里
冲天一飛
覓尋色澤鮮明的果實
一番探索

始揭起尖銳尾針
將一腹的生命
秘密傾注在果體

吸日月之精華

成蟲

飲果內的瓊釀玉漿

棄離果實之後
我們兄弟一起潛入泥土
繼續修練
蛻變成蟲 直到

透明斑駁的翅翼豐滿
衝出人類的魔掌
呼一口氣
步向生命的另一段旅程

陷阱香餌
厚紙粗布
毒霧農藥
闖過的每一道關口
無不充滿殺機
又不能張口喊救命

小小的一顆果實
成為我們的保姆
却又是我們的斷頭臺
致命的往往就在
寒光閃閃的一刀

附注：東方果實蠅（Oriental Fruit Fly）確為最令果農束手
的問題，長久以來果農一直向果實蠅挑戰，噴佈農
藥有之，誘餌捕滅有之，更有採用藥物破壞雄性果

實蠅體內荷爾蒙，使與它交尾的雌性果實蠅所生產的蛋不能孵化，但是果實蠅的踪跡還是無處不在。果實蠅的幼蟲只有汲取果實的肉汁作為營養始能成長，蛻化，所以作者對它們寄予一縷同情。



——一九九〇年六月《文學》25期

一片小小的橡樹

〈關於本詩〉

大馬園坵職工會為膠工向我國種植人公會爭取月薪，已有十多年歷史了，目前雙方又在談判中。作者從小在橡林里長大，也曾像小三美那樣在小小的橡葉底下幫助父母討生活，本詩為有感而作。

在深幽幽的膠林間
一片小小的橡葉
隨同母樹慘遭風雨的蹂躪
小小年紀的威魯三美
幫助老邁的母親 將苦難的淚汗
一口一口咽下

小小橡葉淡淡的青
就像小三美那張枯槁的臉色
歲月印在三美母親額上的輪紋
一如橡葉縱橫浮凸的脈絡

一片小小的橡葉
所經歷的滄桑只匆匆一年

當季節風將它催紅
便飄脫母體 遠離苦難
而小三美和老母親飽餐雨露
任季節如何轉日子怎麼變
他們仍舊日日在一片一片橡葉的覆蓋下
哼老祖父流傳下來的
那首歌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三日《文藝春秋》)

象嶼三首

1. 沉默的象山

不知在什麼朝代
一頭大象
降落在亞羅士打以北六英里
四面平闊的曠野間
半身浸在汪汪的稻田
一浸就浸了千萬年

它總是盤踞沉睡
不管是日落星沉
或者風雨雷電交錯
它從不怒吼 也不反抗

大象 它從不理睬
稻谷如何在日子的催促中變金黃
它也不留意
腳下的臣民如何揮汗也揮不走苦難

2. 割稻機

清晨六點鐘

樹上棲憩的公鷄猶未甦醒
那只形如大螃蟹的割稻機
就軋軋地割斷了村鎮的甜夢

本是雜草叢長的荒原
有了辛勤的農民開天劈地
才有阡陌縱橫 翠田盈野
因為有象山庇祐作屏
村民才在這裡世代相傳

割稻機一邊走

一邊貪婪地猛吞垂頭的稻禾
把粒粒金黃貯於腹內
把稻杆斷穗吐棄在後頭

下午六點鐘

割稻機回家休息的時候

竟鯨吞了一大片金黃
阿牛和阿末笑笑
“我們全家一星期也割不完”

3. 孩子的天堂

屋後終年沉睡的大象
是孩子們嬉樂的天堂
每天放學之後
他們就成群結隊攀高遼望
有的躲在茂密的象背
有的藏身隱秘的象耳
讓同伴慢慢研究尋找
有時候則手抓藤蔓
搖來蕩去
一邊還高聲呼嚷
十足電影中的泰山

直到炊烟裊裊
廚房裡飄起了飯香
母親們拉盡了嗓門高喊
他們才依依不捨 意猶未盡地
從滿是皺紋的象鼻滑下回家

附記：

贅住吉中三十年，第一次造訪象嶼（Gunong Keriang）是在今年五月十二日，在她被一場大火洗禮造成一家七口罹難的三天之後，替一家刊物作實地採訪。第一次造訪，竟發現了這個華巫雜居的村鎮的純樸可愛，村民客氣招待我進入他們的家里作訪談，拍照，有問必答，沒有推搪；小孩子也圍攏來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他們喜歡攀登象山……。這，促成了我對本詩的思構。

（一九九〇年五月廿八日《南洋文藝》）

水的變奏

在山頂

我是冒然出土的
噴泉

在山腰

我是掛在半空的
瀑布

在山腳

我是一面清澈見底的
菱鏡

在大海

我是一頃負重千噸的
柔波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作協文藝》）

重訪浮羅交怡

第一首：艷婦

多年不見 浮羅交怡
你已搖身一變
從村女的含羞答答
打扮成珠光寶氣

昔日的翠松椰影呢？
那充滿熱帶情調的亞答小屋呢？
軋軋的開山機軋平了田野
卡拉OK淹沒了吉他和提琴

雖然你已懂得
向旅客們擠眉弄眼
有人還不满意
畫眉塗唇之外
有人說你仍須動大手術
最好墊高胸脯
以性感來引誘游客

第二首：瑪蘇莉墓

蒼蒼茫茫的密林里
一個平凡的碑碣 藏着
一個不平凡的靈魂
瑪蘇莉 千百年來
接受千萬遊客的敬仰

今天
經過敷霜抹粉的瑪蘇莉
沒有入門票恕不招待
我依稀聽見
在高高的白色圍牆裡
瑪蘇莉一面哭泣一面向旅客拍賣
她神秘而淒涼的身世

第三首：森林公園

胡冲亂闖
在彎曲狹窄山路的盡頭
竟闖上了森林公園
宣傳說是新聞的旅游勝地

山上瀉下的是一灘濁流
爛泥淹沒了旅人的行脚
只有幽靜同蔭涼
想到身在深深的林中
首相馬哈迪培植的榴槤苗
只留下空空的鐵絲網
首相夫人斯蒂哈士娜種下的一棵
也傷心地落盡了葉子
還有打捫柚 楊桃和番石榴
一起垂垂病危
嚴重地患上缺養症

而那些山上野生的雜樹
以千萬只綠手
伸向蒼茫
撩撥空中白雲的衣袖

(刊於《中學生月刊》文藝版)

一九七六年補遺

還是不能相見

致林瓊

雖然各走了一半路
但我們還是不能相見
因為我貪看都門的勝景與繁華
你却為福隆港的冷天而留連

我常常作文藝的逃兵
你底筆却愈磨愈健
讀你的詩文在我也屬一種快樂
要相見也許還缺乏一個緣

76.6. 中日刊出

後 記

由一九九〇年到今年七月，不多不少，剛好是三年，我在沙巴遠山近樹的環境中渡過了千多個日子；清風明月、晚霞朝露，都在不經意下悄然飄逝。

時間的倥傯，不只使我覺得恐懼，同時也撩起我絲絲的無奈！

沙巴，這個與砂朥越合稱東馬的大馬國土，幅員遼闊，兼土地肥沃，然而，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却是個荒涼、偏僻的落後之邦。

但，來到沙巴，三年來我沒有後悔過，失望過，更不因蟄居叢林、遠離鬧市而耿耿於懷。反而是，三年來白天沉埋於工作里，孤寂完全沒有機會觸及我；晚上挑燈開卷，寫詩或與朋友通通訊，使我的心靈落入前所未有的充實和豐盈。

過去在西馬，大部份的日子雖然過得相當舒適優閑，但卻顯得散漫而疏懶。這本詩集可以作為自己寫作歷程的注點。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〇年，十三年悠長的歲月，彙集成書的習作只有這些——不到五十首短詩，而其中八三、八四、八五及八八年整整四年，似乎交了白卷，能不汗顏？

山中的日子，在某些程度上容或過得比較艱苦，

工作和環境也確實更具挑戰性，但早睡早起，規律化的種植生活，鮮受城鎮現代文明的諸多干擾，我可以在俗務以外靜靜思考，專注於文藝上的追尋和探索。

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將過去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詩作整理成冊，於一九九〇年中出版了《西貢，呵西貢》，其餘的就收集成這本《血樹》。來沙巴後寫成的習作，得另等機會了。於短短的兩年間能把兩本詩集付梓，是我幾十年來投向文藝的旅途上一個意想不到的回酬；這同時也證明了，萬里投荒的這段深居歲月，實際上過得遠比城鎮更具色彩、更富意義、更堪珍惜與回味！

感謝周槃、吳岸、韓彪三位先生，為本詩集作序和封面設計。周、吳都是文壇上的健將，他們的作品除在新、馬兩地之外也同時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迄今仍然創作不輟。他們在序言中給我不少指點與鼓勵，使我獲益良多。韓彪先生為我舊日同窗，二十多年不見，再次交往時他的畫作已在藝壇界閃爍光芒。他的封面使本詩集添加不少色彩。

出版文藝書籍是無利可圖的，新詩更然。大馬華

文作協會資助習作出版，謹此衷誠致謝。此外，在印刷方面獲得李商業印務有限公司的董事經理李桂蘭小姐諸多協助，使詩集順利如期面世，也一拼在此深表謝意。

(一九九三年七月廿三日於沙巴聯邦油棕可可園)



封面設計：韓彪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叢書(28)

血樹

作者：冰谷

出版：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 03-2745388

印刷：李商業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30300 Ipoh, Malaysia.

Tel : 05-547071

版次：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

定價：RM6.00

版權所有

特約：徐樹德

主作候者身助習作出版，謹此表誠謝。此外，在
印刷方面現將年有印書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仕
蘭小姐諸多協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也一併表
此深表謝意。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
(82)書業學文書局第十



血樹

谷水：答特

會館文書局：出版

PERRATTAN PENGLIS-PENGLIS ALIHAU CHINA

ALIAUSIA

40-2 Jalan Viceroy, Kuala Lumpur, Malaysia

50400 Kuala Lumpur

Tel: 03-5747182

同公限有華中書業南：印

PERRATTAN LEE KUN HUI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504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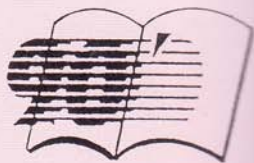
Tel: 03-5747181

版次：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

齊樹所著

定價：RM6.00





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叢書

《作者簡介》

冰谷，原名林成興，祖籍廣西容縣，1940年出生於霹靂州瓜拉江沙，就讀於當地崇華中學，畢業後，曾在吉中某膠園任高職，現任沙巴聯邦油棕可可園經理。

作者為“大馬華文作協”永久會員，曾任該會理事及《寫作人》季刊編委。作者也是“亞洲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曾出席四屆該會會議。作者曾參與的文學團體尚有“海天出版社”和“棕櫚出版社”。

自六十年代起作者便寫作散文與新詩，已出版的散文集有《冰谷散文》、《流霞·流霞》，詩集《我們的歌》（合集）、《小城戀歌》、《西貢、呵西貢》。其作品曾被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選入《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之新詩與散文輯，以及大馬華文文化協會所出版之《馬華現代散文選》。作者之散文也被多家出版社選作中學華文教材。